



琦君
桂花雨

琦君 著
黄淑英 图

一个悠远而深沉的橘园
一段真挚而落寞的往事

知识出版社

琦君

桂花雨





桂花雨

琦君 著
黄淑英 图

总编辑：徐惟诚 社长：田胜立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格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4-2840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桂花雨 / 琦君著. - 北京：知识出版社，2004.5

ISBN 7-5015-4071-3

I. 桂… II. 琦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043521 号

策 划	孙莉莉
责任编辑	孙莉莉
责任校对	马 跃
装帧设计	春天书装图文设计工作室
责任印制	张新民
出版发行	知识出版社
地 址	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：100037
电 话	010-68318302
网 址	www.ecph.com.cn
印 刷	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开 本	700 × 880 1/12
印 张	7.5
印 次	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15-4071-3/I · 357
定 价	1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如果说往事，伴随我们度过成长的时光，
带来了生命中的种种感伤，

琦君的小说和散文，

则像是我们脑海中一段一段的回忆，

唤起了我们儿少时期的梦想与纯真。

从琦君细腻的文笔中，

我们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里，

积累了许多情感和思念，

这些从来都不曾遗忘过，

只是尘封在心底的最深处。

台湾知名插画家黄淑英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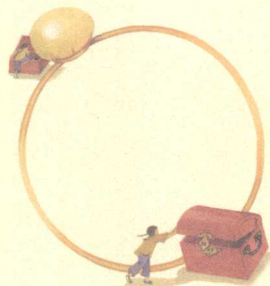
以水彩画的表现方式，

将琦君的思念一笔笔画上轻柔的线条，

也将她的情感追忆填上柔美的色彩，

这样的感动永远在我们的心上，

久久不能忘怀。



责任编辑：孙莉莉

责任校对：马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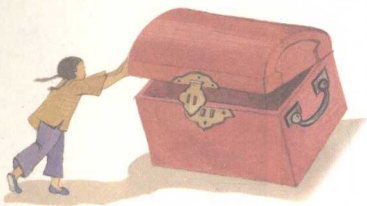
装帧设计：春天·书装工作室
010-3051363823

责任印制：张新民

献给我的母亲

我越老越想念母亲，她一生所受的苦实在太多，但她总是笑眯眯地承受。最记得幼时常摸着她雪白的双鬓说：“大妈，这是糖霜。”（我生母早丧，她是伯母，把我抚养长大的）长工阿荣伯伯说：“你吃的糖霜是甜的，你大妈的糖霜是苦的。”她紧紧抱着我说：“有你，苦的也变甜的了。”想起这些，我就泪如雨下……

38 2



◎作者简介

琦君

知名女作家，1917年出生在浙江省永嘉县。小时候由家庭教师教授诗经、唐诗等古文，十四岁考进弘道女中，中文成绩名列前茅。中学毕业后，经过会考直升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。先后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校教书，现旅居美国。

琦君的作品繁多，有《琦君小品》、《水是故乡甜》、《琦君寄小读者》、《桂花雨》、《烟愁》等，其中《橘子红了》还拍摄成电视连续剧，轰动一时。她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所喜爱，更获得了中山学术基金会文艺创作散文奖，以及金鼎奖等诸多奖项的肯定。

◎绘者简介

黄淑英

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美术系设计组，并于旧金山艺术学院主修插画，现为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兼任讲师。擅长使用水彩作画，代表作品有《只要吃半个馒头，小黄狗种馒头》、《火车》、《巫婆》、《小小孩》和《桂花雨》等。曾获“洪建全儿童文学奖”优胜。

◎本书文章出自于尔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

《桂花雨》之《两条辫子》、《一对金手镯》、《母亲》、《桂花雨》，

《烟愁》之《喜宴》、《阿荣伯伯》、《小瓶子》。



目 录



01 重读《桂花雨》



02 桂花雨



08 两条辫子



20 一对金手镯



34 喜宴



44 小瓶子



56 阿荣伯伯



68 母亲

重读《桂花雨》

隐地

端午节放假，在家重读《桂花雨》和《烟愁》。

《桂花雨》是琦君出版于1976年的书，至今将近二十八年，超过四分之一世纪，世事变化如棋、如球，一刹那间，棋局已变，球场风云更是诡谲，一球之差，输赢互换，所以，一般人总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书还有什么好看，早已过时，然而当我一旦打开，立即又一次被迷进琦君式纯朴又风趣的文字世界里。

“我边走边摇，桂花飘落如雨，地上不见泥土，铺满桂花，踩在花上软绵绵的，心中有点不忍。”

多么美丽的意象，繁花大地，散发着清香，于是她父亲吟诗，母亲做桂花卤，过年时拿来做糕饼，平时和在茶叶中泡茶。

琦君的世界，就是一个温柔敦厚的东方世界，和乐、温暖，像母亲织的毛衣，永远让人觉得暖心。

儿时的记忆，永远会留在我们心中，读琦君的书，就像回到儿时，她的文章随处都洋溢着一片真挚朴实之情，怀旧、抒情……每每都能触动我们心中的柔情。

五月间，和内子贵真到纽约看小儿子书品，曾开车路过新泽西，多么想去看望她，但一想到她八十多岁年纪，如果看到我们三位不速之客，一定会张罗吃喝，实在于心不忍，回来之后格外对她思念。想到每次我出诗集，她总会写信来一字一句和我讨论如何把诗写得完美，她是学旧诗词的，却从不排斥新诗，而且一直说临老也要尝试，总希望自己也能出版一册新诗集。

散文家思果形容读琦君的散文，像“落花一片天上来”，亮轩则说琦君作品有“流不尽的菩萨泉”，这种美善兼而有之的情真意切散文，如今真的不容易读到了。

此次格林文化邀请擅长工笔书的黄淑英绘图，选用了《桂花雨》中的《两条辫子》、《一对金手镯》、《母亲》、《桂花雨》，以及《烟愁》中的《喜宴》、《阿荣伯伯》和《小瓶子》共七篇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散文出成绘本，让琦君充满爱心的作品，能注入青少年胸怀，这是好事，也是美事，我愿作为一个爱读琦君文章的读者，也是早年为她出版最多书的出版人，郑重向读者推荐。是为序。



桂花雨

中秋节前后，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。一提到桂花，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。桂花有两种，月月开的称木樨，花朵较细小，呈淡黄色，台湾好像也有，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间闻到这股香味，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；另一种称金桂，只有秋天才开，花朵较大，呈金黄色，我家的大宅院中，前后两大片广场，沿着围墙，种的全是金桂。惟有正屋大厅前的庭院中，种着两株木樨、两株绣球。还有父亲书房的廊檐下，是几盆茶花与木樨相间。



小时候，我无论对什么花，都不懂得欣赏。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我，这是凌霄花，这是叮咚花，这是木碧花……我除了记些名称外，最喜欢的还是桂花。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，笨笨拙拙的，不开花时，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；开花季节也得仔细地 from 绿叶丛里找细花，它不与繁花斗艳。可是桂花的香气味，真是迷人。迷人的原因，是它不但可以闻，还可以吃。“吃花”在诗人看来是多么俗气，但我宁可俗，就是爱桂花。



桂花，真叫我魂牵梦萦。

故乡是近海县分，八月正是台风季节。母亲称之为“风水忌”。桂花一开放，母亲就开始担心了：“可别做风水啊！”（就是台风来的意思。）她担心的第一是将收成的稻谷，第二就是将收成的桂花。桂花也像桃梅李果，也有收成呢。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，嘴里念着：“只要不做风水，我可以收几大箩。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，一斗给毛宅二婶婆，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。”原来桂花是糕饼的香料。桂花开得最茂盛时，不说香闻十里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，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。桂花成熟时，就应当“摇”，摇下来的桂花，朵朵完整、新鲜。如任它开过谢落在泥土里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，那就湿漉漉的，香味差太多了。“摇桂花”对于我是件大事，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：“妈，怎么还不摇桂花呢？”母亲说：“还早呢，没开足，摇不下来的。”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，云脚长毛，就知道要“做风水”了，赶紧吩咐长工提前“摇桂花”，这下，我可乐了。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篾簾，帮着抱桂花树使劲地摇，桂花纷纷落下来，落得我们满头满身，我就喊：“啊！真像下雨，好香的雨啊！”母亲洗净双手，撮一撮桂花放在水晶盘中，送到佛堂供佛。父亲点上檀香，炉烟袅袅，两种香混和在一起，佛堂就像神仙世界。于是父亲诗兴发了，即时口占一绝：“细细香风淡淡烟，兢收桂子庆丰年。儿童解得摇花乐，花雨缤纷入梦甜。”诗虽不见得高明，但在我心目中，父亲确实是才高八斗，出口成诗呢。桂花摇落以后，全家动员，拣去小枝小叶，铺开在簾子里，晒上好几天太阳。晒干子，收在铁罐子里，和在茶叶中泡茶，做桂花卤，过年时做糕饼。全年，整个村庄，都沉浸在桂花香中。

念中学时到了杭州，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垅，一座小小山坞，全是桂花，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十里。我们秋季远足，一定去满觉垅赏桂花。“赏花”是借口，主要的是饱餐“桂花栗子羹”。因满觉垅除桂花以外，还有栗子。花季栗子正成熟，软软的新剥栗子，和着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，面上撒几朵桂花，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。即使不撒桂花也一样清香，因为栗子长在桂花丛中，本身就带有桂花香。

我们边走边摇，桂花飘落如雨，地上不见泥土，铺满桂花，踩在花上软绵绵的，心中有点不忍。这大概就是母亲说的“金沙铺地，西方极乐世界”吧。母亲一生辛劳，无怨无艾，就是因为她心中有一个金沙铺地、玻璃琉璃的西方极乐世界。

我回家时，总捧一大袋桂花回来给母亲，可是母亲常常说：“杭州的桂花再香，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。”

于是我也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“摇花乐”和那阵阵的桂花雨。







两条辫子

我没有念过小学，五岁开始，就由一位严厉的老师，在家里教我读书。由认“人、手、足、发、尺”的方块字，到描红，到背古书。每回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背不出来的时候，就拉起辫梢来使劲地咬，咬一阵，吐一口口水，再咬再背。有时背古文背到“人生在世……岂不悲哉……”时，昏昏欲睡的眼皮，不听话地搭拉下来，撑也撑不住，心里也不由得“悲从中来”。时常听五叔婆和母亲生气的时候说：“落发做师姑去。”顿时也萌起剪去两条辫子，到后山庵堂里当尼姑的念头。可是摸摸自己乌乌亮亮的辫子，实在舍不得，再看看《女诫》那本书上，第一页就是曹大家班昭的画像，她穿着全身飘带的古装，翘起十指尖尖的兰花手在翻书页，头上盘着高高的云髻，一串串长长的珠子从云髻上垂下来，垂到前额，一副的雍容华贵，又不胜羡慕起来。心想有一天我长大了，古书也统统会背了，岂不也可以把辫子盘到头顶心，盘得跟曹大家一样高，变成个有学问的古装美人，多么好！为了这一点点希望，我只好耐着性子再读、再背。一直背到十二岁，常常走到花厅大屏风镜子前面照照，觉得自己已经老了。尤其是两条辫子，五叔婆总是把它梳得紧梆梆的，一直编到尾巴上，翘在后脑勺像两条泥鳅，一点古装美人的影子都没有，不禁再度地“悲从中来”，想想自己命中注定，要当一辈子的乡下姑娘，永无出头之日了。